李相國集 十二

敎書 策詞
麻制 祭文
官誥
碑誌
誄書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四

教書 麻制 官誥

李延壽爲守大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吏部事金義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崔瑀爲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吏兵部尚書判御史臺事史洪紀爲金紫光祿大夫知門下省事吏部尚書判工部事 教書麻制各一道

教書

云云夫宰相者人主之所仰成百官之所取平

而天下之理亂未嘗不係於宰相宰相維其賢
則人主逸百官正夫然後天下不足理也古之
人君孰不欲任賢使能垂拱無爲以享大平極
理之休哉其所以未爾者蓋得人之難得而用
之之難用而致之宰輔以賴匡濟之力斯亦尤
難故爾今朕得卿之賢猶恐用之之遲而卓授
經綸之寄責以來效則家國之理安儻可佇而
俟矣今授卿云云

麻制

門下樂得賢立邦基大平無憂不致有嗇庸熙

帝載好爵吾與爾縻況宰衡論道之司是朝野
注意之地宜登偉器誕告明廷
某官李某幹局沉深風神峻邁直諒之性居暗
室而無欺清廉之心酌貪泉而不易立朝嚴毅
則凜凜然難犯臨事剖決則恢恢乎有餘累提
攬轡之權貪吏落膽而莫敢喘出播褰帷之化
疲民抃手而無不歌至若地肅憲臺資華選部
凡曰重人之高選悉皆揚職而允當朕自昔年
素聞英譽及委納言之寄益詳行已之全尋擢
置於鴻樞便登庸於鳳閣帝賚子弼夙彰爰立

之徵民具爾瞻果合是維之望宜示眷恩之命用酬先輔之功是用升鱣服之上司轉鸞臺之峻級仍委品題之職佇推奇偉之人可特授云云某官金某軀膽酋酋襟靈浩浩挺燕頷虎頭之表從鶡冠魚服之行方在偏裨倜儻有奇志歷勤宿衛純謹無他膓及登上將之班貲常作寡人之扞禦時方討虜諸將迭出而戰征鄉獨侍君累捻不離於左右略不形於懈色真可謂之賢勞觀其有經遠之才規欲始秉鈞之漸故先試樞機之要而旋除輔相之職叔向在朝古

之遺直子産爲政人不忍欺合加甄奬之恩用
荅忠勤之效肆轉中書之秩仍兼司馬之官可
特授云云
某官崔某盖代功名軒天量宇横一柱而撑柱
王室繄朕倚以爲安闢大爐而陶冶生民舉國
無不受賜比來世習之奢靡莫有禁條之防閑
編户齊民或飾牙條而緣履富商大賈有將文
繡以被墻及卿弼亮之初憫世因循之弊斟酌
折衷而以禮爲界沿革有度而以法爲隄雖至
飲酺之間一從簡約之制不待參限之政次揚

俗移風復分涇渭之混流揚清激濁家藏金穴者擯抑而不用節礪氷壺者拔擢而特寵開東閣而迎賢杜西園之成市公道所啓人才易求邊民之叛蕩也侮嫚百狀而爾實沮懲隣使之往來也徵詰萬端而乃能扼制國有所急卿輒敢當抑又失火生於宮闕之傍嚴城蕩爲煨燼之末國之防也縱難暫曠役莫巨也猶重改營卿乃竭私帑而充其費爲驅門客而任其勞也咄嗟而就完壯則加顧功烈非言可宣雖以重賞而難報然爵位唯朕所有豈因自歉而不頒

肆齋優息俾叅大政天官是九流所關也使之
摠柄夏部是七兵所出也亦以委權更加風憲
之威申以階資之峻爰循物議非出予私可特
授云云
某官史某生自相門夙陪禁仗除拜不拘於常
調翺翔驟躡於通衢恂恂似不言常袖濟時之
手段綽綽然有裕廓揮料物之心機領千夫而
往討東都也俘獲甚多叅七人而入直西掖也
論議有據雖被富貴之迫逐於己常以恭謹而
抑損其心命或中屯未免流離之患道不終否

遙承徵召之私仍舊榮班統子禁衛蹇蹇之有大
臣體溫溫真君子人必須慶以論思然後副爾
器度旋陟本兵之重地將階當軸之劇權或問
樹而不言果能慎密汝作舟之是命堪託輔毗
是升東寺以預謀亦判九工而掌繕兼以銓衡
之柄更崇金紫之階可特授云云
嗚戲君臣如魚水之歡貴同一德宰相是龜鑑
所係摠訓百寮未有君臣都俞而民不和豈聞
宰相約敕而人不化勉膺朕命恪守爾司云云

改封壽春侯沅為桂城侯　教書官誥

教書

云云夫骨肉親愛情之所鍾故自古據人君之勢封立子弟則至於乳齒髫年猶使之腰垂斗印例奉朝請者理之然也况耆年舊德欝爲宗室之賢華組光圭曾躡侯藩之秩盍更封於美邑示特異之優恩云云

官誥

云云懿親重德當以名藩處之徙食改封載諸前史多矣宜循舊典用奬宗英具官某量宇泓深神姿溫裕弘雅樂善蹈東平之蹤嚴矜有威

得沛憲之體身雖生於紈綺手不捨於縑緗制作參造化之機學識洞天人之際象船構思難窺智略之淵源馳鈿定封夙峙邦家之屛翰頃者忽值風波之駭暫侵嵐瘴之熏金經鍊而愈佳祗益貴耳月遇虧而旋滿庸何傷乎召復已還眷懷彌渥更峙苴茅之典期爲固蔕之圖大尉二公之魁漢省司馬然後置柱國四等之極楚與令尹而同尊如匪其人曷堪是任可特授守太尉上柱國桂城侯鳴戲卿本是恂恂長者朕不必惇惇訓之然勞謙有終是君子之德也

惇賞作誥

斯須不可離制節謹度迺諸侯之孝也朝夕愼所履飭躬不怠流裕無窮云云

崔愈恭爲正議大夫興威衛上將軍判大府事

官誥

云云掌機務而納言尚書謂之喉吻董軍師而謹衛上將譬則爪牙雖支體之用惟均顧防捍之備危急須選百夫之特益崇萬乘之威具官某爵鐵剛腸凌雲壯志學子房書一卷素自秘於心機彎顏高弓六鈞未嘗露其手段仁必有

勇也故剛柔相濟才堪經遠也故文虎兼資爰
自先朝昵陪寮仗及尹千人而軍政肅坐令霸
上爲兒出帥百里而仁化行復見南陽有父方
憩召公之樹入登韓信之壇乃者當頓胡蹈境
之時受陪邑統兵之寄築城百雉而不日能辦
則賊難思犯提卒千羆而倍道兼進則虜輙見
俘茲西土之完固也惟爾之功抑東鄙之守禦
也繄卿是頼載嘉顯烈擢置峻班俾兼錢府之
權佇贍國泉之用可特授云云
嗚戱怙寵不戒則若捨轡馭駿而欲行于遠居

位能卑則如計級升梯而徑登於高宜爵乃心無替予訓

故寶鏡寺住持大禪師贈諡圓真國師

教書官誥

教書

云云夫至人之境生不以為樂死不以為戚慶之不以為榮貶之不以為辱希夷湛寂非強名所到也然昔者佛氏之出也為世所尊故曰世尊為天人所師故曰天人師且佛之德非以此豈替而其稱謂如此者蓋名隨實著出於自然

故也師則道全德備表儀當世故追崇以國師之名夫王師者特一王之攸範國師者迺一國之所資實既充中名可逃外宜揚厥号永耀方來云云

官誥

門下朕觀披禪服迹禪門口談佛祖之源亹亹然可聽嘗括人天之際浩浩乎無窮斯若僧中之傑也然似是而非捨真即妄以至將佛覓佛騎驢見驢者何哉蓋心本自淨客塵斯覆照之惟難悟之不易故耳其能覺然獨照迥爾直悟

者求之當世唯我禪公一人而已盍冊鴻名以
孚輿論故寶鏡寺住持大禪師承迥慧解踈朗
法器泓深早業宗乘欻飛揚於選席忽懷高想
猒羈絆於名韁猶恐入山之不深追嗟避世之
不早拂衣長往枕石自誤身唯骨而兀坐於巖
巔名無翼而飛落於人世越從先代累降徵書
業已退藏故雖勿欲反心義不獨善故亦難於
強項火煨黃獨初不領於銀鉤柸駕蒼流俄忽
迴於金錫法王昮至僧寶益尊王公皆跪膝而
趍風士女願布髮而籍足或赴法筵於禁殿或

受檀施於侯門麋之以僧職而不力辭處之以名藍而勿固拒一彼一此適往適來是達人應萬物之大權豈曲士泥一隅之細節所居成市請益如林伏卵傳翼者咸得翱翔於釋林霑乳分甘者莫不飽飫於道味人不卜景星而見公爲之瑞朕不保長城而倚公爲之防隣敵之不復窺窬國步之幾至帖泰未必不由於法力也其或閑話則病牛奮迅說法則旱雨霶霈朕耳尚聞人言豈餙頃者託以遊方而騰装南國曾不爲朕而暖席上都脫桍期来登床坐逝巖石

割裂草木焦枯嗟法棟之云摧在禪林而安仰
來也如雲出而澤周天下去忽若月側而光掩
人間朕早奉緒餘久勤翹仰何以酬於梵德俾
追贈於懿偁是豈私恩實惟公議可特授云云
嗚戲以公之得法眼藏以師之傳佛心燈決成
萬德之身已躡一真之境幸推餘蔭永祐丕基
云云

中書令晉康公圖形後功臣齋唱讀

教書

云云自先哲后錄卄大功臣賜書券以傳家雖使

世蒙餘慶至丹青之畫壁又爲人寫其容但特
待奇偉不世如卿者耳卿負經天緯地之才有
汰世澄時之意一劒掃乾坤之氛翳九霄開日
月之光明奉靈考而踐至尊可謂定策國老輔
寡人而纂丕統實惟佐命大臣享上之誠則罄
輸心腑故主不疑董衆之制則一出條例而人
莫犯作君元鑑爲國太山加又須當虜騎之侵
疆剛斷廟謨而破的邦基之再造也繄卿是賴
王業之中興也惟爾之庸以身當國者二十四
年以功膺號者一千餘字自商周已來實有譽

雖伊旦復生何敢當旱作雨川作舟民到于今受其賜山如礪河如帶予嘉乃德曰不忘託彩繪以圖形期典刑之森眼霞旋鶴駕漢甫雖遐河目龜文宛然如在每紀春秋之序佇張香火之薦緬惟烈烈之魂諒我區區之懇嗚戲㒷亮之志死生靡殊相列后之在天佑三韓於永世云云

丁公壽爲神虎衛上將軍

官誥

云云由霸以降用虎之邦董千軍之勇也不若

選賢將而任焉責萬人之效也孰與賞元帥之
最者具官某早懷康濟國家之志動有扇揚中
外之名出百里而發召棠民蒙膏潤按一方而
攬范轡吏扶霜寒屬金國剖分之時當朔鄙守
禦之寄疾游兵之行掠則盡俘而汎掃哀窮將
之桒掇則親唁而賑賙彼既生還德爾大惠凡
有事則輒報其爲利者亦多若爲他國之防寶
吹我家之盜是汝之權時講好致然也肆擢置
千人之長職帶烏臺未幾除三品之資權兼鳳
省尋提節鉞復鎮邊關或轉籌油幕而坐折姦

萮或馳擻氈廬而捕還逋俗是實奇功之卓爾
豈將常調以咨之故越諸先進而超授官階欲肅
爾虔寮而申以風憲果騰茂實克副精掄爰降
命於中宸俾即眞於上將可特授云云嗚戲爵
爲砥而礪世者朕之柄忠貫日而事君者臣之
心勉限寵榮益堅操守云云

益莊元伊淡靈大歇各爲禪師

官誥

云云至道居標的之外眞人非寵辱所驚譬若
純白守眞不期黼黻之賁其色大音本寂勿賁

筐篚之鼓其聲然已自賤者人必褒焉況實固
充則名之召也不有冲虛之奧曷當懿顯之稱
某職某崖岸峻高機關沉邃早脫名韁之拘束
遂挍巖竇之韜藏廣心地莫若汎觀故凡諸聖
諦無不探源見自性必由懸解故獨於禪法尤
著合契迴靈光於本分得覺照之常存如慈僧
寶之奇當與天下而共鴻冥萬里雖若避於網
羅龍襲九淵無柰吝其雲雨顧自爲計則尚可
其將澤物也如何肆予嘗敦諭而徵來此亦徇
衆情之痛仰果符物望克荷宗乘佛日爲之重

暉祖燈於焉更耀是所謂內身菩薩者歟宜峻空門之品級用增梵德之尊嚴可特授禪師嗚戲國君之迎禮高人也蓋期靈丐餘膏法王之出現當世也固必紹明正眼勉膺訓命永福邦家云云

華嚴業僧統都行　教書官誥

教書

云云夫國家所以設釋門之階品者其意以爲若時乎有僧中龍鳳魁然挺出其德也望也皆爲人之所莫抗對而無揮謂以別之則其與庸

流有何等級耶是以其德之宜居席上則謂之首座德與望之合統沙門則謂之僧統此其極選也雖本於尊道所稱而未嘗關於名利也然亦有高下差等故其寖也稍如朝之班爵之例則固不可不澄汰其人然後授之也師以法王洪闡圓教爲衆所歸久矣朕何惜其選以孤福利邦家之效歟今云云

大官誥

云云道隱冥筌唯碩德迺傳於正法名爲重選雖空門莫尚於休偁衆所尊而奉之禮當匾以

別矣盍崇極品以表英標其官其慧解疏通心
機沉邃蓄無盡藏雖膏吞萬法之源由最上根
獨吻合十玄之味以荷擔大乘而自任其陶鑄
後學者甚多常居講席之主盟可謂教家之司
命國奉戴爲大和尚身約敎猶貪浮屠歷住名
藍其室若懸磬再登批筆於已如浮雲境地自
如褒寵所絶雖然梁唐有國師大師之號齊宋
置法主僧主之呼望尙稱於表儀位宜居於首
領肆循公論俾躡巍階於戲珠玉錢貝易耗也
不若僧寶之爲足支城池溝塹易危也莫如法

力之爲足恃體玆春注勗爾精勤云云

律業首座都行

官誥

云云儒以禮而約敎人倫如帛之邉幅釋用律
而維持佛敎猶水之隄防有得毗尼而守焉
斯可謂慈務之高者宜加厥號以寵若人某官
某戒行熟圓機限猛利痛慕東林之遺迹夐追
南岳之高風謂縱披三善之衣得參釋子如不
假四分之藏曷蹈聖門遂窮經論而深造乎微
旁貫詁訓而增潤其識登壇度衆付餘膏於幾

縱當作從

人傳法利生霑甘露者累紀弘益多矣褒優歟
然想爾謙卑雖不欲卓居於人上以師德望其
無柰合處於席端玆徇僉言特加高品嗚戲斯
五部之文則知之若易其一字之義則行也甚
難無怠爾修永光于道云云

崔正華爲銀青光祿大夫樞密使戶部
尚書致仕 教書官誥各一道

教書

云云大抵大夫以縱心之年擬經乞退是雖禮
之常也其若才足以幹國體智足以賛政經以

左右予一人者則其在人主貪賢之意固挽而留之於理不爲不可若卿者是已然卿以齒邁不任從事爲辭其志確然有不可奪者如是而猶强焉斯又理之不可也且臣以禮進退則君以禮待之義也其所以優其禮者唯是區區增秩進爵之一段事耳朕可刓印耶此之授也豈其意歟云云

官誥

云云龜德元臣非重官則莫符群望鴻樞繫列作單使者能有幾人汝而授焉受亦榮矣其官

某生 慶闕夙涉要津備更中外器使之官動適方圓幹局之用嘗掌天臺則百揆允叙再司廷尉則五聽無淹鎬邑臨民褰冒裳而宣化參壖按吏攬范轡以馳威頃復以虜兵之寇邊迺出知戎政而却敵況爾之外祖某規模宏大斟酌詳當特因赴塞之戍軍不堪暴露肇立窩屯之公館以備儲偫積善所鍾有孫唯肖擬欲置宰衛之地先擢升機密之司朕既用之不疑仰成滋功卿以老而爲解乞退甚勤如不獲已而領之期有以寵其情耳肆即本官而增秩俾成

逸境之顯神於戲上之享下也不以遠近移恩
臣之忠國也不以進退易調祗膺予命益勉後
圖云云

盧之正金吾衛上將軍

官誥

云云京邑爲衆大之居不可無備金吾掌徼巡
之職以禦非常統茲驍勇之兵選必英豪之士
某官某剛腸嚼鐵清節礪氷疾惡面折則張目
敢言見善心服則扼腕絶倒歷位多矣雖已作
巨官豐禄之身居室淡如常自爲逸士高人之

行曩奉一麾之命出専百里之城摘發如神吏莫能測公廉守法人不忍欺及還宿衛之班累荷甄升之寵凡事上之忠謹孰與汝之勤勞非朕獨嘉乃能抑其推轂者衆考績亦當例轉又可刓印之爲肆登上將之班盖徇輿人之意可特授云云嗚戲朕不以城池爲固而保於良將爾亦期金石其心而輔予冲人唯命之承其祿不旣云云

崔傅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右散騎常侍

官誥

云云位亞黃扉地親紫禁凡所圖機密之政惟一二臣得與聞雖以予器使之賢復千萬選然後授某官某德爲人範世襲儒門幹畧識度之皆兼得大臣體文學德行之無缺有乃祖風曩提南國廉按之權迺奮昔日澄清之志有劇賊敢圖非望漸至枝蔓若當時不早爲謀幾成根固由爾策先折其鋭故官軍得以易擒卿實有力而覆爲他功賞則未聞而反遭橫議有識所嘆惟朕亦知故頃者拔句亞卿之聯直除三品

之狹西掖獻替屢陳藥石之言南臺糾彈肅振
風霜之憲宣威蓮幕則犬羊莫近我境典選棘
圍則鸞鳳舉集甭門真卓爾非常之才宜待以
不次之遇是用擢置本兵之地申兼陪乘之榮
躐衆遷升是亦似乎超授較卿才望猶未足以
相當可特授云云嗚戲朕自比金以卿爲之良
丏汝惟作楫俾予濟于巨川勉服訓詞往膺寵
命云云

朴文倫上將軍兼戶部尚書

官誥

云云位登上將威揔禁軍非唯作朕之爪牙由嚴警備抑亦爲邦之藩蔽直折遐衝苟非其人曷勝玆任某官某虹盤豪膽鷹鸇雄姿自始逮於仕途未嘗離於内仗早自蓄經綸之志豈專爲虎勇之臣往出守耽羅之舊邦無奈復黃覇之理最以爾有當時之遺愛復令諭玆邑之逆徒龍節始臨鵠音旋革及得補將軍之任痛欲成盖代之功督戎兵而鎭邊頑戎不敢窺塞從帥府而征虜勍敵無與抗衡跨歷三年辛勤百戰俄拜登壇之命累提杖鉞之權或迎勞達旦

而俾遄復其居或交好東眞而使一依所敎南
宮司會恢若有餘東閤節儀粲然可覩朕方柄
用理豈反擠何忽因無妄之灾久勞于外是必
以登庸之漸先苦其身凡再更江郡之喧卑輒
能掃島夷之侵冠雖居左宦尚竭孫忠天命豈
宜久屯人望不可終棄故徵以羽林之峻級復
兼茲版籍之巍司可特授云云鳴戲金龍愈精
玉琢更美由備嘗於險阻又深得其老成凡百
處心務益操於謙柄在一擧足卽便躡於台階
祇若予言同底于道

李頲樞密副使右散騎常侍

官誥

云云鴻樞爲機要之官得參帷幄騎省極高華之選必揮貂璫非人無得妄加自古尢難斯任某謹愿篤實而有鎮浮之德沉深弘雅而負經遠之材爰自先朝出從始宦方剖符於郡寄已游刃於吏能歌范之謠遍騰於一境徵黃之命降自於九重因荷異恩久陪通列及寡人之即祚揉舊代之積勞歷置周行以觀優效秋曹平憲五辟不私重輕天部掌銓九流多所甄別當

官辦事則釐革得其體將命奉使則寬猛折其衷分司北塞也繩懦吏而肅振臺綱作守西州也繕守備而能禦隣敵南國雪登車之志東藩宣杖鉞之威爾能有餘朕用不置知可託腹心之寄遂委予喉舌之司進止詳華敷奏明敏朝夕左右之與朕既得詳其爲人官職陟降之攸宜何必疑而咨衆是用置茲密地兼以諫司可特授云云嗚戲設官所以褒忠遇主然後行志得賢爲寶朕既待爾以非常憂國如家卿亦匡予之不逮祗膺予訓永孚于休云云

始興伯佖爲淮安公

教書

云云我國之於戚里設公侯伯三等之爵蓋效制也卿以宗英夙膺伯爵有年矣以爾之德望雖早以公侯處之不爲不可但稽違未果耳今者夷狄之爲患甚矣顧力不能扼制則其勢不可不與之講和結好小緩其心苟必欲如此非遣懿親茂族未知其可而宗室之中無若卿之文彩足以夸耀異方威重足以壓服頑俗故以爾命焉則宜大其位以重其權亦且寵其行也

是用超躐舊資優加公爵以副汝之德望也汝往諧哉戡定國難俾朕無墮聖祖之休命不曰良哉云云

同前官誥

云云百王之制尤崇盤石之宗五等之封莫峻桓圭之秩惟國與家之所以爲固非親且賢則無得以居某官某挺秀宗支作蕃王室禮議詳審而不失尺寸言行端方而動中準繩非特疑謀之可咨亦堪大事之是託氣豪膽足雖雄入九軍必不疑器碩才宏使坐食萬户猶或歉尚

淹伯爵有愧朕心今者憬彼戎胡侵吾封境狼貪之欲滋甚虎噬之毒無厭亟馳使介而難諭以和須遣宗親而示加其厚當此行者捨爾誰歟位不高則未足鎮衆心權不重則無以稱大任故授以上公而崇其資級又中以大師而作予表儀可特授云云嗚戲夷險 節是爾所守也此則已無疑焉終始完名在卿之愼也庶幾益自謙耳勉承玆訓徃服乃司云云

淮 安公爲守大師尚書令余如故別宣

麻 教書官誥

教書

云云夫尚書令百官之長也地峻位極故無其人則闕焉時或以懿親置之然非有重望元功亦不可妄授故雖宗室之中得閱斯任者無有幾人矣卿方國家艱棘之時赴戎狄縱橫之地鎮之以威重和之以語言果令醜種頑戎北首班師則可謂奇偉蓋世之功也噫當此時微卿幾無今日矣且功豊則賞宜醲器大者位必緊肆擢置論思之地欲益資經濟之庸云云

官誥

素當作索

云云國君封懿戚茂親雖獨以公侯之爵宗室有元功大烈亦得兼宰相之權况朕之置中臺猶天之有北斗孰當斯任今得其人某官某瑣尉挺姿璿源毓粹在家樂善雅師河憲之賢履法奉藩復躡沛王之善加又襟靈沉邃世皆知早蓄壯心氣節軒昂朕亦諳可託大事頃者上天降孽頑虜侵疆既逼驅遐遁之人民又求素君臣之子女啖厚幣不足以悅志馳膚使不能以講和擬頻肺腑之親往結荼膠之約選於戚里無若爾斗膽之豪雄授以上公使赴彼氈裘之屯

褎卿於是蹈艱若易赴難如歸謂濟世在吾此
行故捐身莫以爲懼示麟趾振振之信動罔不
孚雖戮心蠢蠢之徒尚能知敬果使戎兵而谿
去遂令吾俗以冉寧寔卓然不世之功宜賞以
非常之寵尚書乃樞機之司也令爲之長大師
是模範之任也思所尤尊茲二者尚勞於元庸
予一人猶歉於私意然人臣之資級無過是官
以今日之頒宣頗爲異渥可特授云云嗚戲效
殷王之命說朕何望焉體鄭伯之相周汝所勉
耳剋自今摠政之繁劇非若昔在邸之燕閑敬

眼乃司無替予命云云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四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五

碑銘墓誌

故華藏寺住持 王師定印大禪師

追封靜覺國師碑銘奉 宣述

夫道本自如孰抑揚是要之世與人而已矣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固難得而閱千百世儻一値焉則世與人二者相須而後道行焉況道之最者曰禪非若膠於文句者而直見自家所有一靈印耳降及叔世妄執鉗固不知佛是吾物捨而之外認賊爲子者多矣道不終否世將

復古於是乎有眞人出焉與道吻合得正法眼藏陶鑄生靈者繄我國師是已國師姓田氏諱志謙字讓之系出靈光郡

大祖功臣雲騎將軍諱宗會而光廟朝擢第龍頭官至樞密院使諱拱之之六代孫也皇曾祖諱漑檢校大子詹事皇祖諱德普大倉署令皇考諱毅檢校大子詹事皇妣南宮氏良醞令榮之女也母夢梵僧至家請寄宿因而有娠及生骨相峻爽機神英邁弱不好弄常若有思念者忽遇異僧曰此子塵中無着處師自是斷葷腥

年甫九歲懇求出家十一就禪師嗣忠祝髮明
年就金山寺戒壇受具師天資警悟淹貫外典
以此潤色故凡於問對詞辯捷疾如機發箭激
不可遏已一時公卿名儒韻士想望風彩願與
之交焉自少已有宿望如此　明廟即祚元年
始舉禪選時內侍鄭仲壺掌選夢神人告曰明
日得王者師是日師中焉舊諱學敦是年遊三
角山宿道峯寺夢山神告曰和尚名志謙何用
今名遂改焉大定己酉始住登高寺明昌四年
批除三重大師七年加禪師泰和四年又加大

禪師師既名聞四方凡內外有開禪會輒請師
主盟師亦以荷擔宗乘傳法度人爲己任承安
四年移住郁錦寺是年進禮郡設禪會請指南
者上命師赴焉是會也縣令李中敏夢天人告
曰淨佛國土何囹圄不空耶及覺遍體流汗躬
至獄門罪無輕重皆原之聞者莫不驚歎泰和
戊辰旱甚上迎入內道場說法至五日不雨師
憤之乃禱佛曰佛法不自行須憑國主今若不
雨靈應何存無幾何甘澍霶霈時號和尙雨師
至孝凡得檀施茍有異饌先送孀母然後敢自

食一日聞毋亡遂於帝釋前禱曰毋若筭窮願以子壽代之未幾家僮馳報夫人已起時以爲孝感所致泰安辛未移住國清寺崇慶二年康王即祚循祖宗舊例欲得釋門重望爲師時晉康公當國爲上遴選凡於兩宗五教求可以承當大任者無出師右遂以師薦焉上遣重臣請行摳衣之禮師上表固讓上復遣使敦諭至再三師不獲已受請上特遣上將軍盧元崇等兩使就所寓普濟寺脩禮封崇受冊訖遂入大內親受師禮上以廣明寺近帝闕請住焉聿以居

頓寺爲本寺充香火之費秋八月上不豫師亦
發背疽門人等請禱師厲色曰上體不安而予
幸有疾切欲移之身汝將禱耶上升遐今上嗣
位以寧考師復崇師禮恩遇益縟晉康公亦割
捨愛子剃度爲門人其餘士大夫亦爾門弟之
盛近古未之有也貞祐五年忽謂門人曰吾起
寒門至爲王者師於分足矣豈可貪冒恩寵久
留輦轂耶遂上書乞退甚篤上不得已允之以
花藏寺境地清勝薪水贍足請下安於此將行
也晉康公邀餞公出拜親扶腋上階及上道贈

寶馬又遣門客等衛行師雖在千里上之眷意
不已屢遣近臣問安其𧹞餉亦無虛月矣下寺
之十二年己丑六月十五日震雷暴作大石崩
落是日師示微疾七月二日晨起盥洗召門人
玄源裁書三道遺屬國王及今相國晋陽公高僧
松廣社主告以長邁焉訖良久曰今日行未便
迨後日迺別遂就寢至八日忽起告衆曰定充
寂寂慧日䀖䀖法界塵寰臍輪頓現有僧問故
人云後夜月初䀖吾將獨自行作麼生是和尚
獨行處答曰蒼海濶白雲閑莫將毫髮着其間

言訖叉手當胸翛然坐逝顏如傅粉脣色丹潤遠近無不奔赴瞻禮上聞訃震悼命近臣將作少監趙允就及日官等監護喪事遂荼毗于寺之西崗拾靈骨葬于登禪山之麓仍降制贈謚靜覺國師享年八十五僧臘七十五國師爲人略無緣飾因性循理而已雖歷住大伽藍每至齋時先衆而出手擎鉢立待麤食淡羹與衆均味而未曾別開饌食其精勤佛事雖盛寒酷熱略無歛傾倦怠之色此皆老境所難而能行之嗚呼眞化身菩薩歟其感應靈異之事則雖或

多焉皆道境之細而又恐後人以爲帷誕故於
此不載門人大禪師廓雲等聞于[illegible]山師沒久
碑猶未立是臣等所深疚請爲文音鑱諸石以
永其傳上命小臣文之仍賜額曰塔碑臣未敢
辭避謹再拜銘之曰

達摩傳心兮靈光東曜後學倒見兮背鏡求照
焯焯國師兮揭日以行廓烟氛兮昏矇皆醒
法王出世兮祖月重暉覺路司南兮學者知歸
門弟林林兮親哺以乳又翼其鷇兮放之使飛
種福滋久兮流潤罔極天子虛尊兮北面請益

生爲帝範兮卒作國師龜鑑斯亡兮安所取則
上命小臣兮斟以不晦臣拜刻銘兮與山作配
來者去者兮騎行則下寧不拜佛兮惟碑是拜

曹溪山第二世故斷俗寺住持修禪社
主贈謚眞覺國師碑銘 并序 奉 宣
述 刻石文以地窄請刪於〻仍設二本不同

夫自有心法已來凡衲子之具孔遼一天者原其
靈臺孰不欲與霽月爭潔耶然至於宗門之名
品升降則有不能大忘情者於是有以此爲嫌
遂深遁巖谷潛修心要切不欲嬰其名累而名

自逼逐者孰是歟如我國師當之矣況自妙齡
業已從事於文章未幾旋擢賢關則學非不精
也命非不偶也若小忍須臾便登桂籍長驅前
途不失爲名士大夫而反割棄蚤就之名猶以
不早落染爲恨其超然出世之心亦於此可驗
求之於古蓋法融天然之比也國師諱惠諶字
永乙自號無衣子俗姓崔氏名寔羅州和順縣
人也考諱琬鄉貢進士母裴氏夢天門豁開又
夢被震者三因而有娠凡十有二月乃生焉其
胞重纏又如荷袈裟狀及拚兩目俱瞑經七日

乃開每飲乳後輒轉身背母而臥父母怪之父
早慧從母乞出家母不許勉令業儒然常念經
持呪久乃得力喜毀斥淫巫祆祠或往往救人
病有效承安六年辛酉擧司馬試中之是年入
大學聞母病遂還鄕侍疾於族兄裴光漢家歛
念入觀佛三昧母夢諸佛菩薩遍現四方覺而
病愈裴氏夫婦亦同此夢明年母即世時普照
國師在曹溪山新開修禪社道化方盛師徑造
叅禮請營齋薦母因乞剃度國師許之是夜阿
舅夢師之亡母升天始師之謁國師也國　師見

之以爲僧更見則非也先是國師夢雪靈顯禪師入院心異之明日師來叅由是益奇焉師嘗居蜈山坐一盤石晝夜常習定每至五更唱偈甚厲聲聞十許里略不失時聞者以此候旦又居智異山金臺庵宴坐臺上雪積沒頂猶兀坐如枯株不動衆疑其死撼之不應其刻苦如此非夫與道凝精外生死遺形骸者孰至是哉乙丑秋國師在億寶山師與禪者數人方往謁憩山下距庵千餘步遙聞國師在庵中喚侍者聲作偈其略云呼兒響落松蘿霧煮茗香傳石徑風

及參禮舉似此話國師頷之以手中扇授之師呈偈曰昔在師翁手裏今來弟子掌中若遇熱忙狂走不妨打起清風國師益器之又一日隨國師行國師指一破鞋云鞋在遮裏人在什麽處答曰何不其時相見國師大悦又舉趙州狗子無佛性話因續舉大慧杲老十種病問之衆無對師對曰三種病人方解斯旨國師曰三種病人向什麽處出氣師以手打窓一下國師呵呵大笑及歸方丈更密召與話乃喜曰吾既得汝死無恨矣汝當以佛法自任不替本願也泰

和戊辰欲命師嗣席即退安圭峯師固辭遂去
智異山絶跡滅影者數載大安庚午國師入寂
門徒聞于上承勑緇徒師不獲已入院開堂於
是四方學者及道俗高人逸老雲奔影鶩無不
臻赴社頻隘康廟聞之命有司增搆屢遣中使
督役遂闢而廣之又遣使就賜滿繡袈裟磨衲
各一領并茶香寶瓶因求法要師撰心要以進
令行于世自是公卿貴戚四岳邦伯聞風慕道
或遙禮爲師或親趨下風者不可勝紀凡禪講
之負氣屈強自謂莫已若者及一見莫不懾慹

晬容猶師事之不懈也今門下侍中晉陽崔公
聆師風韻傾渴不已屢欲邀致京輦師竟不至
焉然千里相契宛如對面復遣二子叅侍凡師
之常住資具莫不盡力營辦至於茶香藥餌珍
羞名菓及道具法服常以時餉遺連亘不絶今
上即位制授禪師又加大禪師其不經選席直
登緇秩自師始也叅政崔公洪胤於未相時甞
掌司馬試師出其門下未幾公入相師住曹溪
相國猶弟子願登名社裏以書致意其略曰佛
光樂與於白學士親授大乘嵩岳欣迎於賀秘

書寄傳妙旨師答之其略曰我昔居公門下公
令入我社中互爲賓主撥作師資聞者傳以爲
勝事貞祐己卯詔住斷俗寺累辭不允明年入
院然以本社爲常栖之所癸巳仲冬在本社示
疾晉陽公聞之大驚遂聞于上遣御醫某診視
春徙處月登寺麻谷入室師曰老漢今日痛甚
谷曰爲甚麽如此國師以偈答曰衆苦不到處
別有一乾坤且問是何處大寂涅槃門師竪起
拳頭云遮箇拳頭也解說禪汝等信否遂展掌
云開則五指參差握拳云合則混成一塊開合

自在一多無㝵雖然如是未是拳頭本分説話怎生是本分説話即以拳頭打窓一下呵呵大笑甲午六月二十六日召門人囑事謂麻谷曰老漢今日痛忙答曰未審道什麽師云老漢今日痛忙谷茫然師微笑跏趺而化明日荼毗於月燈寺之北峯拾靈骨還本山上聞之震悼贈謚眞覺國師乙未仲冬葬于廣原寺之北遂立浮圖上賜額曰圓炤之塔享壽五十七臘三十有二自師之示疾生縁處山石崩落又群雀爲洞飛鳴者十餘日嗚呼其異哉其平生冥感神

揚起 揚

異則有龜受戒蟾聽法慈烏含籌特牛跪途等
事皆世所傳門徒所記又非儒者所說故於此
不詳云師性冲和頑實既自儒之釋凡内外經
書無不淹貫故至於談揚佛乘撰著偈頌則恢
恢乎游刃有餘地矣不如是安能迹不踐京都
而坐享一國所仰若是哉噫真可謂禪門正眼
肉身菩薩者歟嗣法禪老夢如亦法王也請逸
菴居士鄭君奮草具行録以立碑請於晉陽公
公曰和尚住世利人多矣樂石不可不立遂聞
于上上命小臣爲之銘其詞曰微笑已後傳心

者誰於我三韓國師得之生荷袈裟其兆已奇
果得正眼超視當時自見是性傳人曰辭不有
傳法遂者何資上堂舉話亹亹其說舌是佛心
心是佛舌默固自然談亦可悅身適深巖名從
何淺學者趍追雲谿丈下左右扣之應接靡暇
曾不放我片時閒坐五教來參熏染般若列岳
躬趍痛求入社王公遥揖謂若親炙三十二臘
膏液所及有許多人飽飫周洽法棟云摧萬眼
同泉上甚哀悼玉色慘然贈終孔縟寵典靡嗇
仍命小臣豊碑是鐫此山寧騫此石不遷

登仕郎檢校尚書戶部侍郎行尚書都
官員外郎賜紫金魚袋尹公墓誌銘

予爲文至碑碣銘誌苟不誠其人信其實固非
而不受心竊道曰南山之石其有何辜忍雕損
貞姿書溢美之辭耶及尹公之卒也旣得誠其
人又得其實故不可以不叙公諱承解字子長
樹州守安縣人也三韓功臣內史令明義公尹
逢之七世孫也曾祖檢校大子詹事諱衡皇祖
大樂署丞諱壽皇考檢校戶部尚書行尚書戶
部郎中賜紫金魚袋諱裕進皇公實尚書府君

第二子也少力學年十八中司馬試一科再擧
春官不捷以門蔭從仕調補知水州事判官水
州號俗阜率爲人求得故鮮克淸廉政皆姑息
吏狃成習頗緩弛無紀公到官一切以法繩之
吏畏憚莫敢正視凡約束一如條禁無敢犯者
以政異聞秩滿除玄德宮錄事尋遷左右衛錄
事叅軍事俄出爲珍島縣令淸約一如水州所
理威愛則加焉縣在海中腥陋有蠻獠風凡應
對賓客不似沿路他郡奉使者若之公悉更革
使如巨官大邑又民恃魚鹽不甚力農公督令

歸畝始也民有憚色及得其入然後願樂趨之
雖歲儉不匱入爲神虎衛錄事參軍事癸巳歲
輦下兵起衣冠搢紳無不逃竄公獨守官確固
神色自若上聞而嘉之召見面獎曰昔聞若之
忠勇今見其實改授神虎衛別將公以虎職非
本情故不受後拜閤門祗侯擢監察御史出
爲西北道分臺先是成州豪黨擅殺官吏前後
奉使者初欲窮理其狀延及平民無不械縛閭
邸騷擾未幾置而不問由是常爲貨賂之藪公
入州鞫按詳審得首謀與手殺者誅之餘悉不

第疑某

理一州安之內外俱慶入爲尚食奉御賜緋魚袋又遷尚書都官員外郞賜金紫上嘗遣諫官宋端南方採訪十年來前後典郡者之政績優劣水州以公所理擧爲最凡三十年矣宋公曰朝旨以十年爲界此甚遼遠恐違詔條之意吏民曰天子所以遣使臣弟求異政耳尹公遺愛至今未嘗去民心尚如前日故擧之豈論遠近耶皆伏地叩頭具請至痛切宋公頷而奏之上益嘉嘆有司亦不敢訾焉某年月日得疾卒于第年若干某月日葬于某山夫人張氏大府卿

諱忠義女也生子男二人曰松筠曰松竹松筠嘗倅密城以清苦嚴毅聞松竹尚爲散官女一人未適人公爲人資端直敢言所至砅清素家無甔石之儲几不問家事怡怡如也旦夕但以奉官守職爲志眞朝廷之正人也而官不過員郎惜哉子松筠等叙公之世系官爵因人之與予有舊者來請銘於予予不敢拒者以予先君嘗與公同寮每見於衮家接話言予雖未測淵源頗窺畔岸文所書遺迹則皆播在人口而若其嗣之列以來請者是非誠其人信其實之白耶

故執筆而銘之云遺子百金惟禍之召公獨以
清萬世之寶有爵斯岡寢安宅兆公保於此迺
子孫〻〻保刻銘納窆寔爲後之考

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上將軍金公

夫人印氏墓誌銘

夫人姓印氏某縣人也某官某之孫左右衛大
將軍諱學寧之第二女而今叅政相國金諱元
義之配也既笄歸于金公夫人自在家事父母
甚篤爲友兄弟甚穆及嫁移所以事父母者事舅
姑有禮而加敬焉移所以穆兄弟而惇夫之族

加厚焉其御婢妾寬重不苛細故下雖畏而不敢叅改公起自將官凡征戍裝賫及隨例餔醵宴飲之費煩浩不細夫人皆手親之無不精辦略無倦容公之歷位至宰相夫人有內助焉家本饒財然不以富故毛離女工子姓諫止之夫人曰紡績蠶織婦職也類若草之文書筆硯爲可厭又離也及公之至相位然後輟而不親一委妾侍曉節奉佛尤精嘗讀金剛經生子曰公粹進士登第今爲入內侍監門衛錄事叅軍事兼直翰林院次曰基爲將官備宿衛女子適劉

昌緒今爲將軍公粹以與予同寮內翰故來乞

銘銘曰肥其家不係財裒德之靜專功於國不

必身有子之才賢嗚呼男子之無若夫人其有

焉

金紫光祿大夫叅知政事判禮部事鄭

公墓誌銘

某月日叅知政事判禮部事鄭公薨方葬也夫

人泣謂與喪事者曰葬不可無銘石以識于隧

然無子姓之圖有以顯後世不朽者痛莫甚此

予雖婦人聞正言某是能文者若等可爲妾奉

書往乞銘詞莫日予自西掖待午漏方出夫人
書至閱其辭有足惆惜則吾豈惜鄙文以孤其
意乎於是序之曰公諱克温全州尚質縣人也
興威衛中郎將諱其於公爲祖皇神虎衛大將
軍兼大僕卿諱元寧於公爲考皇公始籍山東
爲良醞令同正召入内侍進止詳華又恭職恪謹
上甚器之先是有征西戰功未賞也上以其功
改授金吾衛散員累轉至神虎衛郎將兼尚書
工部員外郎俄改刑部員外郎皆仍内侍又累
至興威衛將軍兼禮部侍郎會江南賊熾朝廷

出三軍討之公以所領軍赴戰素得士心至是益訓鍊卒伍每戰俘獲居多賊遇公軍輒却無敢當其鋒者入爲大將軍兼大僕卿凡所歷重官自大將軍循資爲上將軍轉秩爲尚書右僕射掌機密爲樞密院副使帶風憲爲御史大夫入南臺爲守司空左僕射登鳳閣爲知門下省事於鳳閣遷資爲參知政事兼判禮部階自朝散大夫正議大夫至銀青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此其詳也公所臨不露圭角故當時無赫赫大名之去皆有遺愛凡攬轡南方秉鉞北塞

威愛得中人皆便之至今頌詠不輟口嗚呼公之平生也謹慤仁和宜享壽也而不得究隱德陰功宜其昌後也而卒無嗣是所未信於冥兆者已夫人田氏良醞令某之女也公之卒實貞祐三年二月某日也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三日勑有司襄事百官會葬贈謚曰某公申以誄詞寵之以某月日葬某山予則銘其墓曰顯允賢考勇虎洸洸仍世戴翼鶡皆奮而揚至公大振鬐鬣欻張風雲感會遠步超驤出將入相手鉞腰章機關秘邃人莫窺量翼翼亮四朝舊德彌芳云

何不淑豈棟云僵伯道無兒天意茫茫孰承家廟以奉蒸嘗何以慰之國典其喪百官奔葬祖道有光男兒若此無子何傷相彼山阿松檟鬱蒼宜公之宮萬世之藏哀哀夫人泣涕霑裳乞銘勤勤有惻于腸鐫詞樂石幽壤焜煌

金紫光祿大夫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太子賓客田公墓誌銘

夫士方未顯喜議駁朝廷大臣之失處云就及身居其地有不能如其言矣況官高而志益卑富貴而能知足者實今古賢士大夫所難而非

喋喋譏駁者之所到也誰其有之吾於僕射府君田公見之矣公諱元均字眞精全州泰山郡人也曾祖諱某祖某皆爲邢司戶至考諱龍文始入朝仕至朝散大夫神虎衛大將軍兼禮賓卿以公貴追贈尙書左僕射母許氏亦系出泰山以公故累封至泰山郡大夫人公生而穎異自童年已有老成體人固已奇之矣年十七舉成均試中之後因門蔭入仕嘗以不第爲恨然慱古綴文自老儒宿學皆自以爲不及庚寅明宗即祚召入內侍凡指使皆稱旨上才之屢以

嘗寵之文定二十年拜權知閤門祗候壬寅以
殿中內給事賜緋出知陜州清廉不受苞苴其
撫細民未嘗不拊循哀惻實出由誠及繩猾吏
鋤理甚威發姦擿伏如神一州敬憚决獄尤詳
審雖受捶楚者皆曰田君决之吾何怨之有入
爲試閤門祗候遷監察御史俄拜左司員外郎
尋改吏部員外郎時怙寵擴恣者求其子入仕
理有不可公竟不聽其人深憾之從還道上怒
罵毆擊之至蹴墮溝中雖憲司佯若不聽然聞者
不以爲辱而壯公之守正不撓也累歷侍御史

刑部左司郎中皆賜金紫未幾拜將作少監明
年以戶部侍郎出知西京留守西都劇邑稱難
理公抑強扶弱咸愛相濟闔都稱頌無有敢欺
自近世司鑰未有出公之右者秩未滿拜爲衛
尉少卿凡按廉春州全羅慶尚等三道廢清發
贓皆物議所歸允凡有興利除害者無不勇爲
之輒疏聞之上皆允可歷御史雜端刑部侍郎
泰和二年冬十一月東京義庇之黨與草賊巨
魁勃左等起兵多殘敗州縣將有犯順之意上
命三軍分道討之選公爲中軍兵馬副使凡幕

中計畫多出公之謀議故中軍之擒斬賊魁義
庇勃左及名賊不可勝數公實有力焉嘗屯雲
門山也公獨完葺廳事施曲欄倚檻蒔爪其側
無慮百本或告以爲此非種爪之所公笑不答
人莫知其故公密謂幕佐曰賊忌官軍之先據
要險利其速徙屢驚擾之故將示以毋動以絶
賊望也其方略皆此類終賊滅竟軍雲門山自
固癸亥在軍中就加吏部侍郎明年凱還京師
除拜判將作監兼大子中舍人乙丑出爲西北
面兵馬使北俗性剛悍難化自公下車略不敢

干紀上嘉之擢爲樞密院右承宣兼太子庶子
特遣内侍閔瑄宣召赴闕丁卯因公事見劾出
樞密院爲光禄大夫判大僕事知御史臺事知
臺勢増承宣人愈榮之而公亦不以爲慊戊辰
進拜銀青光禄大夫樞密院副使御史大夫大
子賓客以親嫌改臺銜爲左散騎常侍未幾遷
知院事吏部尚書大安三年拜 金紫光禄大夫
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司空一品也公自登是職
嘗喟然嘆曰吾起平微無文華虎功有以輔相
官家徒以刀筆吏作至一品此已足矣留之何

待遂引年稱疾告退甚篤上不得已允之公得
謝然後欣然肆意退居于城西之莊蔦巿野服
逍遥偃傲每與親舊置酒盡歡以遂揮金之樂
越戊寅某月日感疾卒于第享年七十有五公
性愼密凡政事施爲其機張鍵閉人莫窺測及
設而後知之無敢更議者敦篤忠信常以卑謙
自牧與人言開豁坦蕩莫有畦畛人樂而忘倦
然內強毅臨大節有確然不可奪者娶某官桂
氏女凡生四男四女男曰甫龍登進士第爲內
侍大官署令曰得良祝髮爲僧緇秩至三重大

師曰甫龜爲金吾衛郎將曰甫麟爲管絃坊判
官中軍錄事女一適內侍弓箭渾判官安某一
適內侍開城牧監直文某一適守宮署丞李某
一適隊正李某皆衣冠搢紳之嗣也甫龍等旣
卜兆于某山先葬日具公之行狀屬予爲銘蓋
以予嘗從公于征東幕府得公之詳故以爲託
而予可辭乎敢灑泣濡翰而銘之曰世薄民偷
天嗇賢士假如生之不假以位道否莫信民未
蒙利獨於司空豁斷厥意載爵輩祿惡穀以畀
公受而有如荷重器畏盈忌滿若擎盤水翼翼

忘勞服勤王事既肥其國顧瘠其已南符西綬民受其賜出入臺閣爲邦之紀品登一品猶背負刺軒裳得釋四體方肆退逸于莊城西之里幅巾以遊一杖雙屐願言圖形寫真孰似身沒名芳輝映青史公死猶生吾不謂死新宮之寧子孫其熾勒銘貞珉與山終始

殤子法源壙銘

沙彌法源吾子也捨吾姓而從釋氏者也年十一投禪師規公祝髮爲衲僧事師甚謹性警悟凡使令輒迎導其意不復煩指故師最愛之在

寺暴得病至吾家卧一宵明日而化間三日瘞于山噫何其倏忽也如此歲金龍月黄鐘剝度年木馬律夾鐘厥真爲僧凡一十六月耳予遂爲銘詞刻三尺木板納于壙寓哀而已其身與銘不如速朽何必鑱諸石壽其傳歟銘曰僧其服一日足况二冬一夏汝死猶可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五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六

墓誌 誄書

京山府副使禮部員外郎白公墓誌銘

歲甲申月孟秋京山府守白公卒于理所夫人至京師旣襄事而將葬也知予於君爲舊執使其孤希諗叙明等來泣乞銘予於是論次而識之云君爲人敦篤謹愿不抗以自高不婉而苟順資醇厚正直君子也少力學工屬文年十九擧省試中之是戊午夏之五月也至六月又擧春官擢第大抵連月再捷士所難得而君又年

少故人益異焉泰和六年籍屬内侍居近密者
十有九載以幹事貞固稱我朝成例凡禪教選
席使近臣之能文者主之故上以曹溪之選委
君〻爲君精汰遴揀所得皆一時名衲子後多爲
法王宗匠騰蹂叢林者又西海經契丹寇擾凋
弊尤甚上遣君爲蘇復使君以便宜賑貸所活
不可數民於是幾骨而復肉矣凡閣官自句覆
院判官歷補秘書校書郎衛尉寺注簿少府寺
丞五遷至閤門祗候未幾以禮部員外郎賜紫
金魚袋拜宣州防禦副使病不克赴間一年復

出守京山府到官數月病復作遂不起享年四十六以是年九月某日葬于某山嗚戲以君之聰明才幹得官爵壽命止於此而文章不得以潤色皇猷道德不得以康濟時用是尤可惜者已君諱貢華字無咎淸州藍浦郡人也故朝議大夫判秘書省事翰林學士知 制誥諱光臣之子而故大僕卿贈三重大匡諱司淸之孫也娶尙書左僕射林諱惟謙之女爲配凡生二男曰希諗祝髮爲浮屠曰叔明甫冠未仕君晩喜禪法自號參禪居士云銘曰

嗚戲白君止此而已耶束髮飛騰意在千里孰云暴顚賫志入地宅兆孔寧維子孫之祉

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致仕庾公

墓誌銘

觀自古士大夫其始未嘗不以廉耻操心滿盈爲戒而及富貴方酣率翫惜日月恬不知退者多矣我僕射府君大異於是年六十有四已登端揆則其去台鉉能有幾級而未踐其地耶但先六載引退求避溢寵耳不然久已升極秩而猶有餘矣此易所謂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

獻庾氏源于錦城之茂松在啟籍爲甲而公其
出也公諱資諒字湛然曾祖諱某皇檢校太子
詹事祖諱某皇檢校大子大師考諱某皇配某
廟功臣門下侍中修文殿大學士判吏部事贈
恭肅公母張氏尚衣奉御諱貧之女也公之世
系也公爲人中和純粹莊重寡言仁恪足以感
人清儉足以律世也公之受之天也方毅廟時
山東寢盛公年十六與貴門子弟約爲交契公
欲引虎官御牽龍行首吳光陟李光挺等與焉
衆莫肯之公挺然議曰雖私遊中文虎俱備亦

得矣何有不可乎後必有悔矣衆咸以爲然於
是使之叅焉未幾庚寅亂文臣幾蕩盡凡入交
契者皆得免以吳李二將營救甚力故也此公
之自少已有知幾之量也年若干以宰相子直
補守宮署丞尋遷大樂署丞俄出爲龍崗縣令
其爲政諳練理體摘發如神一方稱之此公之
始莅郡也累歷御史尚衣奉御侍御史戶部郎
中御史雜端賜金紫大府少卿兵刑部侍郎大
府卿知三司事判大府司宰事大子詹事判閤
門知茶房事階皆正議尚書右僕射階光祿此

公之所歷官序也其或廉察東南秉鉞東北則威風所及無不畯弁然濟以仁信故民便之此公之奉使延譽也夫三品正秩入相可冀而公之判司宰也反乞郡痛切以戶部尚書出知南京留守此公之辭滿忌盈也公常以選軍使聽軍政其廳事上款柱自立時譁傳以爲異事此公之公平無私所感也其帥關東也到洛山禮觀音俄有二青鳥含花落衣上又海水一掬許湧躍其項世傳此地有青鳥凡謁聖者非其人則不見此公之惇德至信所致然也越崇慶二

年癸酉引年乞退甚篤上不得已允之以銀青
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得謝家居與當時卿相
之退逸者爲耆老會時或置酒盡歡凡優游養
性十有七年此公之懸車閑適之樂也歲己丑
八月七日詣耆老會從容宴飲還于第明日方
午忽覽八戒文夜興浴尚安然就寢及日呼家
人問時然後儵然而化享年八十此公之終也
先是人有死復生者自言死至一處宮闕甚嚴
守者曰此庾僕射至處也其說雖荒唐考公之
行已無愧及其終如此則其言亦不可不信公

之生善處也必矣娶左承宣金諱存中女凡生
子三女二長曰某爲國學學諭早卒次曰某今
爲判大僕事知御史臺事寶文閣直學士知制
誥季曰某爲內侍某官亦先公卒女長適某官
某早寡季適某官某今寡方葬也知臺君具公
之行錄託予以銘予奉書泣且曰嗚呼古之遺
直也歟吾不復見仁人君子之若公者矣銘其
敢辭乎遂銘曰顯允端揆惟邦之紀民方注心
遷釋其位位不至極公所自避公則自避人歟
其意黃髮壽考公所不蘄公雖不蘄天固相之

正直感神柱立烏馴於公爲帝幄者維人嗚呼
舊德云亡模範疇倚有山巖巖水灌其趾是公
之宮吉祥止止鑱石納竁眉目萬祀

壁上三韓大匡金紫光祿大夫守大保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文殿
大學士判吏部事致仕琴公墓誌銘

大抵天之報施與其角者不傳之翼故凡士之
得龍頭選而能遠到者鮮矣公則不爾既首登
金牓之科又揚踐黃扉之貴加之壽考哀榮終
始俱無缺焉則此豈無得而然哉盖必有天所

不得不厚者而雖取之多焉天與之不嚴者歟
公諱儀字節之舊諱克儀後改爲儀系出三韓
功臣諱容式之世譜而桂陽之金浦縣即其桑
梓也曾祖諱某皇神虎衛散員贈上將軍祖諱
某皇檢校大子少保贈左僕射考諱某皇昌安
宅衛典以公故贈左僕射母徐氏皇檢校軍器
監諱淑之女也以公故贈利川郡大夫人公少
力學工屬文乙未入大學連赴舉方未第出理
清道郡痛礪節清廉以剛正不撓爲政一方稱
清道鐵相公秩滿旋補入開寶判官明年舉春

場擢第一遂籍內侍上器使之積官至將作注
簿堂後官遂除兼閤門祗候其清華權要之任
則歷閱尚書吏部員外郎直寶文閣左司郎中
起居舍人知制誥刑部郎中大子司經國學直
講御史雜端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兵部侍郎翰
林侍講學士東宮侍講學士尚書右丞右諫議
大夫大子賛善大夫公嘗帶雙學士至是又兼
三大夫朝廷榮之公之居諫職也有非其人而
受叅官者公與諸郎執不可當國者不悅悉出
省郎補他官公亦例出爲将作監知閤門事執

禮號最難公雖始試斯任其進止詳華踰舊爛
熟者才之無施不可如此未幾又拜爲左諫議
大夫判秘書省尋除樞密院右承宣皆仍諫職
制誥學士循資知奏事知吏部公累載管喉舌
凡奏對應奉甚稱上旨上倚以爲重政事多所咨
遠壬申大金使介至欲入自正門我朝不許使
重舌人往復詰難客人猶不肯之是日大雨群
臣皆霑服立待上命公往諭公先問曰天子之
巡狩侯甸自古有焉若你國皇帝枉蹕小國則
當入自何門耶曰天子所出入擔中門何自耶

曰然則人臣而欲入自君之正門可乎彼六服其言遂入自西門其臨機設方略出人意表皆類此上大嘉賞之癸酉進拜銀青光祿大夫簽書樞密事左散騎常侍翰林學士承旨乙亥入相金紫光祿大夫政堂文學左僕射寶文閣大學士修國史丁丑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戊寅門下侍郎修文殿大學士嘗於八關會其戲臺之輾動有不如法者憲臺掾往扼隊正喉衿折辱之於是軍將呼噪狂顧遂擲瓦礫于御史臺宴幕有飛石或過宰相幕次公大怒遽下庭

特立厲聲大號曰若等在君臣上下俱備之國
敢爾耶苟為亂先殺老僕可也如是者再三然
後軍情稍沮亂遂不作焉其臨危不懼亦此類
也公凡廉察忠州道繩吏甚嚴一切皆革民弊
百姓賴焉嘗典司馬試及三掌禮闈所得皆當
世聞人玉笋之盛近古未有也庚辰以辟上三
韓大匡守大保門下平章事修文殿大學士判
吏部事解位家居與舊德元老為耆老會日相
從宴遨以遂揮金之樂庚寅正月二十六日稍
有微恙然是日使子姓園碁觀之至夕尚從容

談笑及夜寂然而化雖傍侍者亦不之覺也是豈偶然者乎享年七十八上聞訃甚悼命有司襄事葬于鳳凰山之麓贈謚曰某公公之爲人美風彩莊重峻整方妙齡宋客莊天覺善相人視之曰後必到宰相矣果一如其言性剛果與人面折無所諱以是人多憚之或相謗毁然心地坦夷雖當時詬罵後皆棄之略不介滯故卒能保其身可謂豁達大度君子也娶樞密事金諱光軾之女凡生男子五人女子三人男曰耆户部員外郎先公歿曰揆工部員外郎曰心正劍

度爲禪師曰暉左右衛大將軍先公歿曰禧閤門祗候亦先没曰棋雜織署令女一適內侍保勝中郎將尹惟孝二適戶部郎中李德載先歿三適閤門祗候咸景均子揆等具公之行狀乞銘甚切故受而銘之銘曰

孰相皇朝兮大鳴一國脩我大保兮寔人之特歩驟臺閣兮奮髭髯正色奸吏屛氣兮顚倒蒲北正門言言兮人莫敢厠戎使迹譏兮欲蹈其閾公則往諭兮一言中的彼雖獸心兮豁然自釋廟謨密勿兮以手指畫緑野歸來兮任性閑適

霞軿安往兮雲路邈遠舊德云亡兮予誰取則
鳳凰之山兮有騫其翼土肥泉甘兮灌木植植
於焉栢依兮是公之宅納銘隧道兮流耀罔極

銀青光祿大夫樞密院使御史大夫李

公墓誌銘 并序

予嘗論之勇不必以力而先以氣爲本以義爲
主者也何則生重於義則其氣怯氣怯則雖鶡
冠猛士有臨陣而股弁者義重於生則其氣激
氣激則雖緩帶君子有雄入九軍略無懼容者
是理之常也夫所謂義者有可以濟國難活萬

人則以身當之奮不顧生者是已誰其得之維
樞密相國李公一人而已越貞祐五年丙子契
丹犯境上命三軍討之以公爲右軍兵馬判官
及與虜戰於買花驛之南灃虜乘勝進擊我軍
皆奔北無一人反顧者公獨瞋目直前手殺數
虜然後遂叱衆俱進賊衆遂却是日微公官軍
幾殆矣明年轉左軍兵馬副使復與虜戰於廣
灘公先登大捷俘獲甚衆上奇其勇除左右衛
將軍公固辭不受尋改將作監出爲慶尚道按
察使會朝廷勅諸道按廉使各率管內軍士赴

三軍爲羽翼與三軍亦欲待以爲援屢督促之時
虜兵遮屯要會元帥密傳以勿由其路公曰所
以赴戰固敵是求避敵非勇也行由徑路似怯
也遂直衝虜屯而行虜果出圍之公與戰大勝
斬馘不可數獻俘于元帥府元帥大加洛賞未
幾又命公以所部軍士押轉軍資於順州虜自
殷州出於不意公唯與麾下百餘人與戰却之
元帥自城上望之嗟嘆至垂涕己卯三月以尚
書左承被台是年賊稍平餘種入江東城自保
朝廷鍊銳兵以公爲都統公固辭領兵以單騎

赴之以其界兵士悉討平其賊仍留爲東北面
兵馬使明年以樞密院右承宣召之盖公嘗固辭
將軍故以喉舌貴官寵之也公諱績其先砥平
縣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監門衛大將
軍追贈尚書左僕射公始屬茶房出爲猛州倅
及代凡八年未調明昌某年復屬茶房旋移籍
内侍累歷官至閤門祗候出爲高州守入爲尚
舍奉御閤都官兵部二員外又遷至軍器將作
監吏部侍郎尚書右丞樞密院左承宣司宰卿
判大僕事左散騎常侍貞祐十年壬午擢樞密

副使甲申遷院使御史大夫明年卒享壽六十
四公先娶某官某氏　無嗣後娶某官女又無
嗣公爲人端平簡直平和恭謹人未嘗見慍色
雖至貴官常獨處一室淡然若書生措大略不
以家事掛意平時姁婾柔弱似無膽勇者及臨
戰陣其勇敢之過人拔羣如此則豈可以常調
論之耶求之古人不可多得者歟凡歷官內外
其清廉礪節與夫興利除害者不可勝紀然以
公之忠義勇烈功業之卓然者言之此則公之
細也故於此不具焉養息某官某來乞銘勤勤

敢受而銘之云

君子之勇必本於義義生於情激之者氣氣以
激之又輔以智以此當敵何懼何畏寧我捐身
活人是貴活衆故軍完軍完故身全捐身得全
是所尤賢烈烈我公智勇兼焉一國之城三軍
之天云何不淑奄若逝川有煒其名日月同懸
伯道無兒天意茫然刻詞貞珉光于九泉

宗室司空柱國瑋誄詞　在省受勅述

某年月日守司空柱國某薨爰殯于地藏蘭若
越八月某日葬于五龍山之麓禮也公　神廟

第二子襄陽公之冢嗣也於今上爲弟行神姿溫裕玉質夙冲自幼年游心文雅好賢樂士恂恂有古賢王風人皆曰是必爲宗室之羽儀矣矧相貌竒厖似若享祿無疆而殊不類早世者然年方弱冠其夭如此甚哉天道之難知也上震悼遣使弔贈勅有司典喪事仍贈諡曰懷敬公乃命小臣爲之誄其詞曰

天子之孫上公之冑璿漢聯源瓊林託秀慈和惠友寔自天授位躋三公冠方加首貴固自有所乏者壽瞥然長辭間不容手夜舟朝露比之

猶久嗚呼蘭芳秀芳暴悴苗未實芳先僵天理莫測孰詰其常上心哀悼六膳輟嘗寵行孔縟九壤有光俾臣執簡誄以揚芳

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子少師蔡公誄詞

夫大丈夫之生於世官至宰相七十得謝頤神養性克享天年令終有儆者求之古今不可多得我少師蔡公其有之公諱順禧系出光州考諱某仕至某官公毅廟時籍內廷至明宗禪位猶不離近密上嘗居壽昌宮賊臣曹元正石麟等謀爲不軌夜踰垣而入禁中作亂是夜內直

近臣聞難驚悸皆越堞奔避公獨入侍紫宸無須臾去左右上嘆曰昔人有云疾風知勁草子之謂矣逮仕至五朝歷踐華要至今上某年進位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子少師乞身退逸逍遙琴酒之間凡閱者千年大期奄臻蟬蛻而化所謂哀榮終始皆備而無缺是可稱大丈夫者哉寬和容衆未嘗見慍色雖古之吐茵容吏翻羨恕婢者其何以加之然曹石之亂有以見臨難不懼耿介特立之節此豈仁者必有勇耶訃聞

上哀悼輟聽政勑有司備明器鹵簿葬于某山

贈謚某公申命小臣撰實以誄之其詞曰王佐之才先卜以器曁曁我公負器固異曹石搆亂夜撞禁門內臣鼠竄越墻並奔公獨入衛神色不移後凋之節歲寒乃知有守如此宜貴而榮果相五聖望峻台衡急流勇退名全德卲天其不弔國棟斯撓宸衷軫悼贈終禮備孰揚厥美小臣作誄

金紫光祿大夫守大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將軍修文殿大學士修國史判禮部事趙公誄書

嗚呼貞祐八年秋九月三日大尉平章事趙公感疾薨仍殯于私第以是月二十八日葬于慕山之麓禮也公諱冲字湛若橫川人也考諱永仁仕至門下侍中時號名宰相公自幼嗜學工屬文年二十擢進士第以相門子早踐仕途召入內侍自始官至三品尚不離內廷幾三十年矣貞祐六年拜國子監大司成寶文閣學士知制誥復兼翰林學士凡侍臣例不居星官公喜曰吾歷位多矣未嘗得文翰之任綴班蛾眉今日之授實符吾志於是益專精經史力於爲文

凡高文大冊皆出其手俄遷禮部尚書進拜樞
密院副使翰林學士承旨上以公有文虎之才
特除上將軍文臣兼上將之任自文相國克謙
始而中間遂寢至公迺復矣是時契丹犯境上
命榮陽相國鄭公爲元帥以公副之徃屯江西
未幾元帥以持軍無狀見劾公亦例免實非其
罪也明年復起爲守司空左僕射政堂文學修
文殿大學士虜日熾官軍懦弱不能制朝廷復
授公斧鉞敦促遣之軍令嚴明秋毫不犯虜稱
氣入江東自固時韃靼與東真國大舉兵入境

以破契丹救我爲名然韃靼於夷狄最凶悍且未嘗有與我通好之舊以是中外震駭疑其非實朝議亦依違未報遂稽往犒之禮公獨量其勢可勿疑馳聞不已達旦怒其緩呵責甚急公隨勢從宜輒和解焉久迺得朝廷之報矣達旦俗好以銛刃擧肉餧人往復不容瞥我人皆有難色彼帥之於公亦爾公獨偃肆自若承迎如宿慣者彼帥又善飮將與公校優劣約不勝者罰之公引滿輒釂雖至許多爵略無醉色及闌擧一杯不飮曰非不能飮若勝而如約則公

必受罰矣寧我見罰耳主人而罰客可乎彼重
其言而大悅由是深加挹敬其遇東眞之帥及
我軍之巨官大將也狎弄戲謔無所不爲至見
公雖愛且昵不得陵犯約以公爲兄俾居已右
公雖託以意所難者輒曰吾兄命之敢不承禀
及訣執公手泣下嗚咽實誠而非緣也東眞國
帥頗知人謂我人曰徐國帥奇偉非常人也徐
國有此帥天之賜也公嘗被酒枕其膝而睡東
眞帥恐其驚寤略不得動其左右請易以枕帥
終不肯之嗚呼異哉古之眞人有能馴猛虎擾

毒蛇者達旦禽獸也其惡不啻若猛虎毒蛇而公能制服之如此豈其忠義懇信之能感動異類若古之眞人者乎虜平入拜守大尉門下侍郎平章事修國史卒享年五十公爲人魁梧外莊重内寬和慱聞强記諳練典故早綰銀黃揚歷清要三掌文闈所得皆當世聞人凡遇士無貴賤愉愉然不施戢級士有造謁輒置酒盡歡率以爲常一時之士爭歸之宰相之好客當世莫若也平時啓事未嘗露稜角故世徒知寬厚豁達長者而未窺蘊蓄之幾許及持大兵臨大

事然後乃知有蓋天塞地磊砢落不常之器矣然此亦公之細也若小益以壽則焉知不有奇功異迹之萬倍此者乎上聞訃震悼命官庀喪事輟視朝三日贈謚曰文正公仍命小臣誄以發揚其詞曰

石門鐵鎖城堅且峙重扉複户宮室嚴邃斯謂國耶子曰非是有賢言言如我大尉矩步廟堂謨謀論議不爾出將令嚴籌秘叱咤羌戎使之風靡於以鎮安然後曰國山有猛虎人莫採藿國有賢人隣敵自却烈烈我公邦之柱石黃鉞

紅旗惑震西北達旦剛戾如角狼虎一忤其意
翻覆跋扈公以仁信披示肺腑戮心知感滿泣
愛慕微公之力魚肉吾民公實活之賜首與身
三韓之業公復創新天胡不吊大命奄臻哀哀
我公棄世太早來旣爲民去何之暴搢紳工麼
癡童騃老聚手彈指莫不相吊股肱云遠帝意
彌悼寵終豊縟窀穸有光仍命小臣詩以發揚
臣拜稽首捃掇遺芳綴蕪鄙詞焜耀無疆

東宮妃主諡冊文

維大歲丁酉十月朔己卯初七日乙酉王若曰

天不畀年憺矣英靈之奄逝謚能成德欲其芳
跡之丕揚咨爾嶽穆賢妃金氏千年故國之王
孫三葉功臣之侯閥夙將婉嬺升配元良謂成
內助之功增耀重暉之德何遽嬰於危頓曾不
假於須臾脫可挽牽奈此迫忽始來兮猶月未
滿條往兮如花易凋不圖至斯何嗟及矣噫閱
世猶無幾歲況入宮纔及數年既得生男之祥
尋臻誕女之慶凡事太早惟朕自疑果於乃齡
而有斯故嗚呼禮莫為重宜豐送往之儀行所
由生將舉易名之典今遣大尉具官某大常卿

具官某等備禮冊命贈謚曰某汗青篇而灑翰代彤管之流輝二字之稱萬世之美貞魂如在懿冊是膺嗚呼哀哉

同前哀冊文

維大歲丁酉七月二十九日戊寅敬穆賢妃金氏感疾薨于社堂里之私舍即移殯于京南之本第越十月初七日乙酉葬于嘉陵禮也龜兆叶時鸞軒戒道捨爾金屋即于松阡禮視后儀光生國路念儲闈之摽擗增予志之痛悲何以寵之唯此詞耳其詞曰 天降金櫝慶源肇啓

的脉相承爾則其裔外家維何世誓帶礪積善所鍾流芳不替婉婉淑媛柔順且恵如蘭之秀如玉之麗儷體元儲符會神契謂宜承家而克永世云何不禄倏然長逝二七來嬪二八迺云其間相距能有幾許一刹那頃哀榮皆備亦既爲國篤生繼嗣孰又擠之奄忽至此噫要其賢德人天一揆帝豈有命遽迫致耶嗚呼哀哉行色不停壽原漸邇聽嘶挽其齊揚望搖旌其昌指風凄切兮相哀音煙慘澹兮增愁思吁可言哉從此邈矣伊朕之痛如𦓤元子之志何似嗚

呼哀哉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六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七

哀詞　祭文

吳先生德全哀詞　并序

濮陽先生吳世才字德全中古名學士諱學麟之孫也家世以儒顯兄弟三人曰世功曰世文公其季也世功世文皆當世名儒而公實白眉之良二兄亦自以爲不及學士李知深以女妻之閒或負氣偃蹇李公愛其才不敢訾焉尤精力耽六經盡誦周易餘經雖不期於誦其背文而誦者亦幾乎半盖熟於口而不覺出吻故耳

嘗手寫六經謂人曰百讀不如一寫之存心爲
詩文得韓杜體雖牛童走卒無有不知名者少
踈雋小檢晩節登科第始折節刻勵恂恂然禮
法君子也尙不容於世蹇躓不振嘗以書干趙
柳兩公其辭哀切悲壯抑揚婉轉眞有古人風
讀之不覺涕下然而猶不得被薦則甚矣世之
廹隘之如此也先生度終不爲世用於是有長
往之志東京外祖所出也意欲歸老以路遠難
於徒步遂求爲祭告使祝史乘驛而往曰留之
不復京師東都亦無有力護者卒以窮困死前

死日有友人夢見公乘白鶴盤旋者明日謁之先生已化矣嗚呼昔屈原賈誼雖被踈斥其始莫不被君寵遇頗伸蘊蓄李太白亦爾杜甫雖窮亦得爲員郞公獨卒不霑一命而死天耶命耶果天也其忍使才賢薄命如此是何理耶昔公之未東也始訪予於城西之莊留浹辰論懷款密予年方十八猶未冠公已五十三矣予欲以丈人行事之公不肯焉許以忘年曰古之人論交但論志之何如耳不必以齒吾才雖不及嵇康以子爲阮籍可矣自是嘗與遊詩酒間每

於名流廣會中以得子爲誇或譏以爲先生老
大師儒也安用此孺子爲友而驕其心耶公輒
曰非子輩所知也此公之所以賞予於頭角未
露時者也從遊僅三稔雖不能盡襲蘭芳其清
餘膏亦多矣昔陶潛死門人私贈諡曰靖節先
生予之以稚齒被先生斲墁不啻若門人以是
私贈諡曰玄靜先生遂爲哀詞曰
有猗夫子器涵涵兮鳶肩方口頎而髯兮文詞
游刃有餘銛兮六經粹奥窅搜探兮人難有一
公獨兼兮胷中恢廣混包含兮文場帀攪視眈

耽兮李杜爲敵一接殲兮抱寶不售分固昔兮
塊然獨居守窮閭兮獵纓正色頷矜嚴兮高官
豐祿豈不足擔兮鰌鱓得水躍江潭兮戢鱗泥
淖龍晦潛兮刻畫自媚畫無益兮西施布袂衣
不纖兮朝臣不薦得無懟兮有吻莫啓孰施鉗
兮才賢塞蹟其視恬兮朱門煌煌勢徒炎兮屈
平賈誼雖被讒兮始於國政無不參兮嗟若先
生老窮巖兮寸恩滴澤猶不霑兮崎嶇世味僑
嘗諳兮奮然獨往天之南兮江湖畢瀛不可淹
兮想昇碧落鶴爲驂兮不爾逍遙鼇岫三兮縹

霞紅霧擁仙龕兮欲往從遊予骨凡兮安得輕
擧挹子衽兮綴芳薦謚欲寄緘兮翩翩青鳥倘
來銜兮

國子司業尹公哀詞

有奇偉博大眞人天水尹公諱威字某系出故
元帥侍中諱彥頤而奕葉門地也始隱居山中
自號碧松居士然以明月夜光不可藏之於暗
故不得已出而從仕歷踐華要官至國子司業
其爲人仁厚醞藉方正廉約德行文章皆備而
無缺飲酒至數斗不亂嘗自言自娶妻來不犯

他色此亦人所難者凡舉措略苛碎節目存其
大體而已世因以爲有宰相器皆必其遠到不
幸出爲西都留守竟未復而薨嗚呼天之布施
也如此公之被斥也有潛譖之者雖公亦未甚
詳也予嘗記全州時爲同寮所疾公出爲廉察
使以嘗厚予故至是慰遇滋縟而待彼甚薄由
是銜之後日事有以微中之也此不可終秘者
公之卒如喪昆仲詞以哀之曰 蟬聯家兮奕
葉煌煌或秉黃鉞兮戡定戎羌慶源流長兮波
及子孫落落我公兮負氣軒昂始肥遁兮如龍

之蜡忽儀兮如鳳之翔望之儼兮凜莫犯即之
温兮煦如陽纚墨是蹈兮不泥而隘豁達其度
兮不爰而濫飲至數斗兮神色自如陶寫高懷
兮一以雄筆文典兮道勁詩放兮横逸人謂公
兮望允台輔四海渴仰兮霖雨是期官司業顧
不果兮階此遠到兮猶未遑孰簧其舌鼓駭機
兮俾公西兮屈於留司天之沮喪是其非兮折
翼去兮竟不來歸瑶林玉對論晶驛兮猶有遺
詞兮堪袚金絲昔陽城出刺以此官兮諸生詣
闕兮訴者其稠言雖報罷兮其義可嘉激時之

澆兮礪人之浮公之去兮學者安在哀哉世薄兮誰其乞留欝孤憤兮果隕生九原冥漠兮誰與遊嗚呼夫子之不幸兮始若有爲兮卒以跌蹉粤予之志兮捨公孰知質已去兮輟斤以嗟雷子聲兮痛哭公不聞兮可奈何清風爽氣猶若襲人兮予爲此形容兮無詞以華

全履之哀詞

吾友全坦夫字履之惇信明敏能文人也仕至中軍錄事先吾以仕而至予之已踐遺補猶未遷秩貞祐其年佐元戎幕府出征契丹之犯境

者方遷八品遂隕命戰場予悲之爲著詞云古有儒將統三軍兮制服戎虜如少兒兮想夫子之非不爾兮奈幕下之官卑謀難專斷兮勇非所畜宜乎隕命之如斯軍旅之未曾聞兮仲尼有以著辭胡吾子之習俎豆兮遭茲鋒鏑之蹈危援松指水有舊盟兮淚橫墮兮哭以悲已哉更不得覿兮吾與誰兮論詩豈無余子尚可同兮獨子之詞兮簡而能披

文禪師哀詞

吾道友大禪師惠文字彬彬俗姓南氏固城郡

人也某年至京師落髮禪宗迦智山門爲名長老年餘三十始中空門選累緇秩至大禪師越壬辰歲遷住華岳寺嘗寄居京師普濟寺傳法是年國朝因避虜遷都師以本寺亦在寇兵屯會之藪遑遑無所歸遂至門冢禪師某所住雲門寺居三年至闕逢敦牂之歲感疾而化師爲人資抗直一時名士大夫多從之遊喜作詩得山人體嘗題普賢寺其略云路長門外人南北松老巖頭月古今人多詠之因號月松和尚由是著名予自弱冠忝交分聞訃悽悵爲詞以哀

之

有髡其首 而僧其衣 服則是矣 心或有非

惟我禪師 是真大士 既僧其服 又僧其志

戒行無虧 清淨心地 餘事爲詩 下筆不怠

至其得意 清警可愛 門徒索寞 數三沙彌

孰表其隧 孰編其詩 嗟哉我公 已而已而

祭李平章光挺文 代希禪師行

維年月 日具銜謹以肴饌清酌之奠敬祭于

門下侍郎平章事李公之靈大抵人之賦分不

可多得冒榮則拘其樂未極好樂則放取榮也

薄譬之於虎不傳以翼獨我夫子捴而有之出而爲將豹纛紅旗入而爲相玉鉉黃扉將相之榮惟公兼資列屋蛾眉窈窕嬋妍日擁珠翠吸簧按絃雖至懸車旅力不愆聲色之嗜不減壯年公謂子姪浮生倏然毋固涸汝汝速擊鮮野服以遊往來翩蹮男兒之樂唯公極焉予昔遭難艱阨辛苦兎竄鼠伏狼狽失據緊公是賴以至今日每一念至怨焉悽慄嗚呼哀哉有公如父有姊如毋公今云亡如喪我考何以辭訣一觴薄酒公其醉止慰我心疚

祭閔平章文 代夫人行

月日云云嗚呼哀哉文章蘊蓄非妾所窺公之遇主千載一時風雲感會奮鬣揚髻位極冢宰摠領百司乞身退逸尚十餘朞洪範之五福純備汾陽之終始無虧大期莫逭今也安之於公無憾生者之悲婦人所有唯是涕洟遝不得趍門去不得執紼不知何山之趾何兆何穴埋侖玉樹沉光永滅嗚呼哀哉猶有二子雙飛天路妾有所依幸勿爲顧妾亦老矣生復幾何酌酒以侑已矣嗟嗟

祭父文 代人行

月 日云云父昔在南子學京師百舍雖艱往
則覲之今之所寄北山之垂其距都城無幾許
步俄頃可往往亦何覩竟此一生更見無所言欲
出口哽咽難吐唯此薄觴表予情素嗚呼哀哉

祭李紫微諒文 代子壻崔君行

月 日子壻某官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
亡外舅中書舍人李公之靈嗚呼哀哉公之德
望太山北斗學士崔公諱詵銘以醜縷大手摛
華足爲不朽英英我公耿介自負紫微掌制居

帝左右驤首雲衢逸足方騁孰擠而排暴蹟其步伊予不肖早忝婚媾一啜一飲皆仰于舅毫銖莫報含玉在口予昔與妻提挈孩幼女戲我膝男哭母胝予笑謂妻速翼汝鶵爾女旣長爾男旣秀歲時伏臘皿肉昇酒率爾孩息拜爾父母卷韝鞴脚奉觴上壽爾子奉斝我酌我手爾與爾女射受遞授平生若此何羨貴富妻笑謂予是固予守嗟乎痛乎此志莫就身後百饌何益之有聊以寓哀一觴薄酒嗚呼哀哉

祭庾學諭文 代希禪師

月日云云久矣造物者之莫信兮茫兮昧兮吾竟未究其將誑而戲耶抑以害且妬兮蘭芷何爲兮易摧資祿何爲兮易茂玉何易折兮石何堅固何短命兮跖何壽物特特兮難長人英英兮莫久是自古所歎兮天豈爲君兮獨詬嗟嗟若人士族領袖年未二十鸞冲驥騄成名兮何早棄世兮何暴謂天不妬兮何致之夭死生與死蓋先後耳孰不至乎如此酌一杯而爲訣冀明靈之歆止

祭大府卿李公惟卿文 代子壻行今冢宰崔公也

月日云去猗我明靈谿達大度天付斯量若日遠步胡不畀壽而奪之暴大抵官尊則愛其身禄腴則貪其生要欲番養圖究遐齡是理之常亦人之情公則不然不以性命爲重不以官爵爲榮視身如寄與物無營以手指口此可飮酒日飮無何寧顧腸腐人飮其酒徒嗜其味公寓於酒故自昏耳以不自愛隕生大早嗟嗟已矣尙忍道耶祭無珍羞惟酒之馨心之所嗜不間幽明公其醻之答我哀情

祭廣陵公文 代人行

云云溫溫我公宗室羽儀一行一步罔蹈匪彝愛客接士畦畛莫施補以文章河憲是追兼精藥餌如大老醫以博濟而爲任凡幾活於傷瘼妙極丹青如宿畫師手自摹其佛像常瞻仰之毋夜有過兮已自當有善兮人之推考公行爲天若相之胡不畀年遽促大期嗚呼哀哉九天闌兮鸞馭遠百日周兮隙駟馳骨寧可朽兮名不隨兮行潦之薦維以寓悲

祭康宗大王文 主上行翰林所製

云云嗚呼哀哉安安之德克邁唐高則高之享

壽宜可較翼翼之心有過周文則文之受命想
可期何奄捐萬乘之尊而未保千年之祚豈今
之異古善莫有徵者耶嗟予不良爲子無狀方
出居於別館暫違問於寢門豈謂斯時已嬰于
疾忽然棄世間不容毫厘以手未親進藥之勤
耳不聞憑几之命嗟嗟此恨永永奚終人誰無
喪考之悲世孰有如予之痛鶴駕來迎兮曾不
少假龍髯永斷兮曷其更攀日掩九霄天崩萬
國眞也妄也夢也覺也吾猶未知號之泣之思
之慕之肯可得見徒抱無窮之思聊斟不腆之

觴許以允歆慰予摧裂

晉康公園寢迎神入大廟文 嗣子相國行

云云惟靈應期命世鎮國安民事君之節則雖一於累朝定策之烈則獨高於前代復辟明后旣無愧伊尹相太甲之功殺鷹先王宜可襲魏徵配文皇之禮洪惟聖主追錄舊勞籩豆倫儀將合食於宗祏絲綸降命俾升侑於前寧實千孫永賴之休亦萬世美談之始曰予遺體叢儒庸資藉積善之基致此位高而身貴聞與享之慶無奈喜極而涕零方仙寢之迎神修信祀而

注懇虔歆潦薦速枉飈遊陪先君九廟之中佑後嗣百世之下

祭從兄將軍文 此已下私行

云云年三十而將軍吾固懼其暴至孰疾驅兮不顛果殞身兮倏爾嗚呼哀哉我無同胞惟兄是倚今也云殂孤根安庇朝淚未乾暮眼如水酌酒兮永訣情鍾兮曷已

祭張學士自牧文

月二日良醞丞同正李某謹以清酌之奠祭于大僕卿寶文閣直學士張公之靈張氏之族自

拈表杜

古尢拔公能世家擢秀考技得詩於括得章于芝得燕國之筆得九齡之辭十年掌制皇謨敷施旣典而實亦瞱而猗嗚呼官唯止於侍從位未踐於鳥司所以澤不加於民用不周於時人所同嘆寧獨予悲我昔弱冠果敢自負羨黍在前直前不顧論人是非到口輒吐搢紳士夫攢目矍矍雖蹈其門輒鑰厥戶公一見之似昔有素登堂與語輸示肺腑亟命家童設酒與牖隅墻喚客其人能笙吹笙佐歡屢釂巨觥月下扶掖顛倒衣裳自爾運謁見輒忘形與之賦詠同

嬿後生贈之三詩玉鏘其鳴詩既奔放草復縱
橫花開之春葉脫之秋雨雪之夕雲陰幽幽靡
不呼我陶寫幽憂心照神契捨公誰求嗚呼哀
哉皇天兮奪我文師詩壇兮孰主其籌糾纏兮
難窮天理兮悠悠世無老成吾誰與謀抆淚痛
哭公尚聞不想爲星兮列彼天寧汨沒兮隨流
庶或枉駕歆我信羞

祭鍾義禪老文

月日良醞令同正李某謹以茶菓之奠祭于禪
師義公之靈惟靈佛隴之嗣龙溪之宗全德法

器既豊而充行修而峻道盈而冲餘事文章龍
獰虎雄揮翰洒紙風凄雨濛坦然曠達多可旁
通音敦牂之紀歲兮始傾蓋而從容甑山之阿
往來憧憧往來伊何問道談空問道伊何是空
假中維是文句爲我擊蒙惟師之故開我昏聾
至若竹窓夜雨松院清風燈明圍碁不覺日紅
不爾賦詩交相磨礱飮我以酒沉醉百鍾抗我
以滕驕息噴虹肮略碎節披豁心肯同遊國清
岸挾舟楓竝巒甘露綠水冲瀜陟巖觴酌啜醇
吃醲載哦載咏其樂融融嗚呼哀哉人生聚散

易別難逢一從睽拆俱若轉蓬我官于南師去舊峰師還洛師從軍我東出入違背社鷰秋鴻卒然相遇旋別忽忽舊歡不可再兮奈聞此訃凶水逝兮不復雲去兮無蹤法棟云折學者安從道境之一生死兮予何爲此忡忡師豈沒沒隨庸流兮其所之兮兜率天宫我如踵徃一笑相同煎臘芽兮是薦姑表我之悾悾

祭外舅大府卿晋公文 奚所竹

月日直翰林李某敬祭于亡舅大府卿晋公之靈惟靈沉静寡言韜光內炤明于步緯不自表

表毅然膽氣不露其徽嗚呼哀哉品登九卿官不爲少年餘七旬壽不爲夭其得暴疾是所傷悼一言莫宣瞑目長逝粤予早孤無我敢教及來于公親炙訓勵能奮爲人公助其耆翁嗚呼哀哉古者親迎婦嬪于壻其賴婦家無有幾許今則娶妻男歸于女凡已所須婦家是據姑畀之息有同怙恃嗟嗟岳公篤我周備棄之而殂吾將疇倚何以厝兆名山之趾礬石一掩永訣於此猶有英魂歆我薄祀

祭俞丞相文　代守其首座行

嗚呼哀哉文章德行今古一人如譽天高此不
敢陳公之行止始屈終信〻帝昔龍潛公實爲
師風雲感會雪舊屯奇縱轡疾驅驟登喦司龜
鑑斯存上方倚用國棟邅顚孰不爲痛富貴㬥
逼吾固已恐由是然耶何忽奄爾室無伉儷誰
哭內次伯道無兒孰奉廟祀嗚呼哀哉惟音僧
選公主張之擢我巍品榮已溢涯畜我如子恩
又一不貲曁臨病篤召予以囑曰彼上天絶我嗣
續豈無同胞亦有疎屬揆厥行爲俱莫稱意知
予之心唯爾而已吾今沒矣汝主後事予讓不

受公莫肯聽然後再拜稟玆理命自受遺言佩服以敬以予迂闊凡事不關寃孥之事無一可觀公若鑒之得無靦顔嗚呼哀哉光陰不留百日已回既張佛事仍貢蒭拉嗟嗟相國諒我哀摧嗚呼哀哉尚享

祭妻文 代人行 三言

云云年二八歸于我壼則閑婦儀雅予所指輒迎逆事舅姑鮮微過謹蓁嘗無小惰方艱難同坎坷家稍潤命不假奄爾徂花忽謝天使然無可奈腸已裂痍隨墮酒既薄盈一斝諒吾誠一

啜可嗚呼哀哉

迎魂文 四言

云云其在天耶抑在地耶邀斯至耶尚延佇以俟

送魂文 三言

云云迎與餞雖不面 面一作見 曰戾止稍慰意曰去兮悵莫如

祭神文 全州祭城隍致告文 二 無韻

謹以蔬菓清酌之奠致祭于城隍大王之靈予吏于玆蔬茹猶不續而有獵夫致一鹿于門予徵其由則曰此州自古每月旦使吾等貢一鹿

若雉兔充祭肉然後衙吏等受公之俸備酒饌
致祭于城隍此成例也予怒而鞭之曰汝何不
禀於吾而爲是耶凡不非乃州之苞苴饋餉而
致山之麕麞狐兔熊蹯象白之肉海之鮫鰡鱷
鯉晨鳧露鵠之羞崇積於前者不忍獨享滋味
其獻于大王宜矣豈以予蔬食之窮約月殺生
物圖神之肥而積罪予躬耶神若正直亦不予
是望也因戒衙吏自今不復奠肉其蔬奠酒饌
之設則任爾爲也予之約束如此未審大王諒
之何如也伏惟寛之毋以予頑然不遵舊貫也

金州禜龍王祈雨文

一國之旱則在朝者羞一方之旱則守上者罪惟此南方歧爲二男羅帶于陜全襟其會何彼境之得滋獨吾偏之未漑天豈有私而爲是歟殆曰吾輩之政穢天怒不可干兮敢先黷于尓神龍天之澤惟龍所道吾龍之請天豈不從在斯時而得雨非吏之効而乃龍之功歲不至於飢歟何報祀之不豐

金州重祭保安縣馬浦大王文

維年月　日某官謹遣同年進士黃敏仁致山

鹿一首兼請酌之奠中祭于馬漸大王之靈正
直之神人所敬愚淸廉之吏民所畏之以茲較
量孰尊孰卑加又予吏完山一方依附神職焉
漸完山所部以長官之吏對下邑之祇不拜而
揖於禮固宜以是擲筊神則諾許吾不曲膝長
揖而去其於祀設不肉而疏方離祠宇驅馬徐
徐有鹿蹶蹶似將狂觸吐血而斃馬驚且仆其
祥可駭思之反覆神豈以予祀不饋肉又豈警
予報謝之遲此可代牲遣獻于祠神其享之奠
我敢嘗

祭松岳文

云云予以行身俯仰無愧不喜黷神僥幸其賜以我大王一國所倚不敢慢怠累爾方至且念倚伏無常糾纏何異禍淫莫憑福善奚恃予保其白有黑點止予怙其清有濁流矣幾微之漸防豈予智逆折其萌須神之衛所望于神唯此而已

桂陽祈雨城隍文

云云予以無能尹于茲土本是書生不閑綏撫其所弛張動與民忤一方旱暵職予之故凡有

罹責寧丁我軀生民何知遭此旱枯我行于野
省彼稲苗十分八九大抵皆焦黏塊而仆如屈
針腰朝夕不雨即無今秋我懟且嘆有洪如流
拱手以立甘俟天劉然主郡者神牧民者吏郡
之遭旱雖吏之恥民若荐飢神亦乏祀況吏之
居郡但三年耳神食茲邑無有窮已斯民暴殄
神復何恃憂民之心與吏孰至若雲雨之權非
神所專以吏之訴傳訴于天天豈莛然而不矜
潾惟巽大王馭氣寥廓馳訴于大微紫極促雷
鞭與電篆揚三日之霔潤我黍稷俾克有穫則

吏之兼方神亦臣其聽言不可食

又祈雨城隍文 無韻

云云凡旱滋深天惟不雨召此者旱母太守自謂也何者自予到郡上無以承流宣化下無以興利除害所至無隨車之雨動輒有爍石之旱此非旱母而誰歟於前月某日責非悔過敢禱于大王因擲筊詰其緩速則曰不出三日必有甘澤僕承之日夜望雲漢卜陰晴翹首延佇至五六日而後方得小雨神豈誑我耶草木憔悴水泉枯涸此誠民之生死存亡之時也若三日

不雨則稻穀不登六日七日不雨則五穀不登過是而不雨則百穀皆不登矣百穀皆不登神將何食民將何生吏將何仰而充國賦耶大王之食玆土久矣其恬然不恤則安所託命耶若導宣天澤小加霶潤是神之職也吏之幸也民之命也

又祈雨國師大王文

云云巖巖維嶽維神主之民有呼籲吏或禱祈神輒響答曾不移時今者天降大旱乾裂厚地微雲不興杲日逾熾生民拱手立待飢死是誰

俾紓罪存[illegible]更紓國師所宗大雄釋氏以發露懺悔曉喻迷類吾儒所師大聖孔子以過勿憚改垂于傳紀予是以暴揚瑕玷痛自責己惟冀國師赦我積垢導宣天澤普潤田畝則非特吏顏見民無厚神亦於民得不孤負

告大歲神文

云云大歲何神今居何地予昏不知鵲之不似犯于無忌惟心所使繫予之爲天亦不詧予非自高蹇直是恃

東國李相國全集卷第三十七